

# “人工智能+”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内在机理与现实路径

施 雯

池州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池州

收稿日期：2026年7月20日；录用日期：2026年7月29日；发布日期：2026年8月17日

## 摘 要

在智能经济加速形成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人工智能+”行动成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战略举措。全面推进“人工智能+”意味着人工智能不再只是依附于生产体系的外部辅助工具，而是转化为驱动生产力变革的内在核心引擎，推动新质生产力实现从局部优化到整体系统性重塑的跃升。具体可从革新全域科研范式、畅通科技成果转化渠道，重构生产力核心要素、升级要素智能组合模式，驱动产业体系全域变革、夯实产业发展载体，重塑多元协同发展导向、统筹经济生态社会效益四个层面阐释“人工智能+”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运行机理。当前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已具备规模与场景优势，但技术向先进生产力转化仍存在多重现实制约，集中体现为底层核心技术自主供给不足、数据算力人才资本等关键要素结构性短缺、优质产业场景市场化开放不足、人工智能现代化治理体系适配滞后。持续深化“人工智能+”赋能新质生产力，需要统筹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形成协同合力，搭建技术自主攻关、关键要素保障、产业迭代升级、多元场景拓展、现代智能治理一体联动的系统化实施路径，为持续壮大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质效同步提升、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持久智能动能。

## 关键词

人工智能+，新质生产力，智能经济，生产要素重构，产业升级

## Internal Mechanism and Practical Paths of Empower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rough “AI Plus”

Wen Shi

School of Marxism, Chizhou University, Chizhou Anhui

Received: July 20, 2026; accepted: July 29, 2026; published: August 17, 2026

##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accelerated formation of the smart economy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the “AI Plus” initiative has emerged as a crucial strategic measure for fostering and develop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Fully advancing the “AI Plus” campaign mean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no longer merely an external auxiliary tool attached to the production system; instead, it has evolved into an inherent core engine driving transformative changes in productive forces, enabl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o leap from partial optimization to comprehensive systematic reshaping. The internal operational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AI Plus” empower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can be elaborated from four dimensions: innovating the full-spectrum scientific research paradigm and smoothing channels for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reconstructing the core factors of production and upgrading intelligent combination models of these factors; driving all-rou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dustrial system and consolidating carriers fo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reshaping the orientation of diversifie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o balance economic, ecological and social benefits. At present, Chin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dustry boasts advantages in scale and application scenarios. Nevertheless, multiple practical bottlenecks still hinder the conversion of technologies into advanced productive forces, which are mainly manifested in insufficient independent supply of underlying core technologies, structural shortages of key resources including data, computing power, talent and capital, inadequate market-oriented opening of high-quality industrial scenarios, and lagging adaptation of the modern governance system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further deepen the empower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via “AI Plus”, we must integrate top-level design with grassroots practices to build coordinated synergy. A systematic implementation path linking independent technological breakthroughs, guarantee of key production factors, iterative industrial upgrading, expansion of diverse application scenarios and modern intelligent governance should be established. This will deliver sustained smart momentum for steadily expand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dvancing coordinated improvement of economic quality and efficiency, and pursu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 Keywords

AI Plu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Smart Economy, Restructuring of Production Factors, Industrial Upgrading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

人工智能作为继蒸汽动力、电力、信息技术之后的通用底层技术，具备极强的渗透性、协同性与创造性，能够深度嵌入经济社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催生颠覆性产业模式与生产形态，为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核心技术引擎。学界围绕人工智能与新质生产力的关联已形成丰富研究积累，现有成果普遍认可智能技术对生产效率的提升作用，多从要素改造、产业应用等单一维度阐释技术赋能逻辑，研究视角多将人工智能视作依附于生产体系的外部辅助工具，未能完整揭示“人工智能+”系统性重塑生产力底层逻辑的深层机理。“人工智能+”超越简单的“产业叠加智能技术”表层改造逻辑，实现人工智能从外部工具向生产力内在核心引擎的身份转变，依托人机协同、跨界融合的智能经济形态，推动生产力

从局部优化走向整体质态跃升。

从产业现实基础来看,我国人工智能领域创新成果持续涌现、硕果累累,核心技术迭代提速,产业体系日趋成熟,多元应用场景不断拓展,为“人工智能+”赋能新质生产力筑牢发展根基。但就整体赋能成效而言,当前智能技术对新质生产力的带动仍呈现碎片化、阶段性特征,技术与产业深度融合存在明显壁垒,各类制约因素使得人工智能的技术潜力难以完整转化为稳定可持续的先进生产力。基于理论与现实双重维度,本文立足智能经济发展规律,系统拆解“人工智能+”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运行机理,梳理当前发展阶段存在的现实瓶颈,探索构建面向中长期发展的系统化实践路径,以期为推进“人工智能+”行动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理论参照与实践方案。

## 2. “人工智能+”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运行机理

马克思指出,“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1]。新质生产力是由人工智能技术等颠覆性科技创新引领驱动“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并且“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的智能化先进生产力质态[2]。新质生产力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识,依靠颠覆性技术突破、生产要素重构、产业体系升级、多元价值统筹协调驱动形成。“人工智能+”依托数据、算力、算法三位一体的技术架构,打破传统生产力运行的线性约束,从创新范式、要素形态、产业载体、发展导向四个层面形成闭环赋能体系,实现对传统生产力形态的全方位系统性重塑。

### (一) 革新全域科研范式,打通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双向通道

科技创新构成新质生产力生成的根本驱动力。“人工智能+”从知识生产逻辑、产业化落地机制两大关键维度重构传统创新体系,构筑起人机协同、全域联动的新型创新生态。传统科研活动普遍遵循假设、实验、验证的线性研究范式,创新成效高度依赖科研人员的个体经验与认知视野,整体研发过程较为分散、推进速率偏慢,许多隐性的技术规律与跨学科创新突破口难以被主动挖掘。人工智能依托海量数据挖掘与自主推演能力,能够将散落于各行业、各学科的实践经验与科研成果转化为标准化、可计算的数据资源,破除知识传播的时空限制与学科壁垒。人工智能具备方案自主生成、成果迭代优化、知识重组重构的完整能力,可作为具备独立贡献价值的新型创新主体参与科研全过程,有效压缩前沿技术的研发周期。

长期以来,国内科技成果转化始终受制于信息不对称、供需匹配成本偏高的现实问题,科研端与产业端在市场需求认知、研发推进节奏、专业知识体系上存在多重错位,导致大量优质前沿技术滞留于实验室,难以转化形成产业效能。“人工智能+”通过搭建一体化数字创新协同平台,整合高校、科研院所、科技企业、产业中介等各类创新主体资源,依托智能匹配算法有效降低各主体间的信息搜寻成本与交易成本,实现技术供给与产业需求的精准适配。借助数字孪生、仿真模拟等智能化技术,可搭建可量化、可迭代的虚拟应用场景,提前完成新技术的工况测试与适配验证,大幅削减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落地试错成本。同时,人工智能能够基于全域市场大数据研判消费趋势与产业升级方向,推动产业发展逻辑实现进阶,由传统的需求拉动供给,转向以前沿技术供给孵化全新业态、培育全新市场,持续拓宽前沿技术的产业化应用边界,高效推动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落地转化。

### (二) 重构生产力核心要素,推动要素形态与组合模式智能化升级

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是生产力体系的三大核心实体要素。“人工智能+”全方位改造三类核心要素的存在形态与功能边界,重塑传统要素的组合协作逻辑,培育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现代化要素体系。在智能化生产场景下,智能设备摆脱了传统机械工具被动执行固定指令的单一属性,逐步转变为可与人协同作业的新型生产主体。各类重复性、标准化的基础生产任务由智能系统自主承接,促使劳动者的工作重心从一线实操劳作,转向创新研发、系统运维等高附加值领域。随着无人工厂、远程智

能调度等模式广泛落地，劳动者不再局限于固定生产现场，劳动方式呈现远程化、弹性化特征，人力价值创造的核心，全面回归创造性、创新性劳动本身。

智能技术的迭代升级，持续拓展了劳动资料的功能边界。传统机械设备的运行功能、生产逻辑在出厂时便已固化，运行模式单一、灵活性不足。人工智能将算力、算法与智能模型深度嵌入生产装备，依托实时动态数据精准调整生产参数，彻底消除各生产单元之间的信息孤岛现象。与此同时，数据完成了从生产附属副产品到核心生产要素的关键跃迁。通过人工智能算法深度挖掘全链条数据价值，全面融入生产决策、质量管控、供应链调度等核心生产环节。此外，智能技术大幅提速新材料、新药物、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的研发进程，持续拓展劳动对象的物质覆盖范围与应用形态。

工业经济时代，生产力要素依托固定线性流程完成联结，各生产环节分工割裂、信息传递滞后，难以快速适配多变的市场需求。各生产工序可依托实时数据动态调整生产方案，让要素组合模式从传统刚性固化的分工模式，转变为多主体协同联动、并行互动的动态适配体系，让整个生产系统形成高效联动的有机整体，从底层逻辑上提升了产业生产的整体运行效率与市场适配能力。劳动者技能结构的升级，驱动了对智能劳动资料(如 AI 模型、算力设施)的更高阶应用需求；而劳动对象的数字化、虚拟化(如数字孪生体)，则反过来重塑了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交互界面。三者的协同演进，构成了新质生产力生成的微观基础。

### (三) 驱动产业体系全域变革，搭建新质生产力落地产业载体

产业发展是检验具身智能能否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产业革新、创造经济社会价值的关键标尺[3]。“人工智能+”全方位赋能产业迭代，统筹新兴产业培育、未来产业布局、传统产业升级、跨产业融合四大发展维度，系统构建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人工智能底层技术具备通用性强、外溢性广的突出特征，以智能算力、基础大模型、核心芯片为支撑，孕育出完整的人工智能新兴产业集群。算力产业发展带动半导体、光模块等硬件产业链升级，海量数据应用场景催生数据治理、模型推理、智能标注等新型服务业态。这类原生智能产业成为实体经济提质扩容的全新增长极。

量子科技、6G 通信、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前沿未来产业，均以人工智能为核心技术底座，具备高前沿性、高不确定性、高投入风险的发展特征，赛道布局难度较大。针对传统产业长期面临的路径依赖、低端锁定等突出问题，人工智能深度融入生产工艺、智能管控、市场运营全流程，通过算法优化、无人化生产模式压降生产经营成本，依托智能化产品打造个性化服务场景，推动传统产业摆脱粗放式规模扩张，转向提质增效、价值增值的高质量发展路径，实现存量产业迭代升级。与此同时，数据要素的跨行业流通持续打破传统产业边界，推动产业融合深度发展。在产业链维度，人工智能可精准预判市场需求、智能排产调度、动态管控库存，打通原料供应、加工制造、终端销售全链条信息壁垒，有效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自主可控能力，实现横向产业融合、纵向链条融通的双向突破，新质生产力的规模化落地提供坚实的产业空间与生态支撑。

### (四) 重塑生产力发展价值导向，实现经济生态社会效益协同统一

产业体系的智能化跃升，为新质生产力提供了物质载体；而这一载体的运行方向，则需由更具统摄性的价值体系予以锚定。传统生产力发展模式以单一经济效益增长为核心导向，发展维度相对单一。与之不同，新质生产力更加注重经济、生态、民生多元价值的协同跃升，而“人工智能+”恰好构建起兼顾生产效率、绿色低碳与人民福祉的全新发展范式，牢牢锚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核心。过去粗放式产业发展高度依赖传统要素投入实现规模扩张，普遍存在资源消耗高、污染排放多、利用效率低等突出问题。人工智能通过实时能耗监测、物料智能核算、生产流程动态研判，依托算法精准优化要素投入结构，杜绝无效生产与资源浪费，显著提升能源、原材料利用效率。

人的全面发展是新质生产力培育的根本落脚点。人工智能重构传统教育供给体系，依托个性化学习

平台、智能教学终端打破同质化、标准化的授课局限，落地因材施教的培养模式，助力全民终身学习体系建设，持续夯实科技创新的人才储备根基。与此同时，智能技术深度融入医疗养老、基层治理、公共文化等民生场景，全方位提升公共服务质量与民生保障水平。民生场景的持续拓展，反过来催生全新市场需求、倒逼技术迭代升级，形成技术创新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通过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向赋能，新质生产力有效规避了技术异化、唯效率论的发展误区，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绿色可持续的核心发展导向。

### 3. “人工智能+” 赋能新质生产力的现实制约因素

我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应用场景数量、基础数据储备具备全球领先优势，但距离实现人工智能对新质生产力的系统性、全域化赋能仍存在多重结构性短板，各类制约因素相互交织，限制智能技术向先进生产力转化的整体效能。

#### (一) 核心底层技术自主供给不足，产业场景适配融合深度有限

当前我国人工智能领域仍存在底层核心技术短板，自主可控能力有待提升。国产 AI 芯片在大规模集群组网、算力带宽、时延控制等关键性能指标上，与国际顶尖产品仍存在明显差距，主流深度学习框架、云计算底层生态长期依赖海外技术体系。这一现状导致企业规模化智能化部署过程中，面临供应链不稳定、落地成本不可控、技术迭代受制约等现实问题，严重限制了人工智能技术的产业化规模化应用。此外，高价值工业、政务领域存在数据开放壁垒，高质量、完整性产业数据难以支撑模型深度训练，使得人工智能仅能应用于企业边缘性、辅助性生产环节，无法破解制约产业提质增效的核心痛点，技术赋能潜力未能得到充分释放。

#### (二) 数据、算力、复合型人才等关键要素供给存在结构性缺口

在创新复杂性与资源有限性约束下，创新要素的协同能够汇聚各类创新资源的优势，形成强大的综合创新能力，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坚实基础。创新要素的多样性与动态性使得创新过程充满不确定性与挑战性<sup>[4]</sup>。人工智能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数据、算力、人才及资本等核心要素存在突出的结构性供给短板。数据层面，国内高质量中文训练资源较为稀缺，大量产业数据分散割裂，尚未形成完善的共享机制、标准规范与版权体系，本土高质量数据资源池建设滞后，大模型训练长期依赖海外开源数据集，难以贴合国内产业实际场景迭代优化。算力资源整体供需错配问题显著，通用算力供给相对富余，但适配大模型训练、工业仿真的高端智能算力供给不足。老旧算力设施适配性不足、闲置浪费，新型智算中心布局滞后，加之运营主体集群运维能力薄弱、企业算力需求研判不足，整体算力利用效率普遍偏低。人才供给结构同样失衡，基础算法研发人才供给充足，但兼具人工智能技术、行业专业知识与数字化运营能力的复合型人才紧缺，无法满足产业深度融合发展需求。同时，人工智能硬科技领域长期投融资体系尚不健全，由于 AI 硬科技投资具有周期长、风险高、资产轻等特征，传统信贷与风投机制难以有效覆盖其早期研发阶段，资本要素的结构性缺位进一步制约了技术成果产业化落地。

#### (三) 优质场景资源市场化开放程度偏低，技术与产业供需对接不畅

场景是衔接人工智能技术供给与产业市场需求的关键载体。我国拥有完备的产业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具备丰富的智能化应用场景资源，但在资源整合开放、市场化转化方面仍存在明显结构性壁垒。优质的工业生产、政务服务等高价值场景多集中在事业单位和大型国企，尚未建立常态化、市场化的场景开放机制。多数主体将场景视为内部专属资源，不愿对外向科技企业开放，难以用于新技术的落地验证与迭代优化。这就导致掌握前沿算法、大模型技术的科创企业缺乏真实产业场景支撑，研发工作偏重技术参数优化，与市场实际需求脱节。同时，大量中小微企业存在迫切的智能化转型需求，却缺少有效渠道对接适配的人工智能解决方案，阻碍了智能技术与产品的规模化落地。此外，跨部门、跨行业的数

据孤岛问题突出，数据标准与接口规范不统一，数据互联互通成本较高，无法形成系统化的数据支撑体系，进一步制约了场景创新与产业深度融合。

#### (四) 人工智能现代化治理体系建设滞后，制度环境适配性不足

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迭代与规模化应用，催生了一系列新型安全、伦理与法律风险，但当前治理体系与制度规范建设相对滞后，难以适配产业创新发展节奏，形成制约新质生产力培育的制度短板。目前行业统一的技术标准、数据接口及模型评估体系尚未完全建立，各类市场主体研发的智能系统兼容性、互通性不足，制约了人工智能技术的标准化、规模化落地推广。同时，算法黑箱、算法偏见等问题缺乏系统性伦理约束，人机协同场景中的权责界定、风险归属划分尚不清晰，生成式 AI 引发的知识产权、商业秘密、人格权益等新型纠纷，仍缺乏完善的法律规制依据。技术替代带来的就业结构调整与收入分化等社会问题逐步凸显，与之配套的职业转型培训、就业保障等调节机制仍不完善。此外，数据分级保护、可信数据空间等安全体系建设推进缓慢，数据流通利用与安全防护难以动态平衡，制约了数据要素市场化流转与价值充分释放。

### 4. “人工智能+” 赋能新质生产力的系统化实践路径

面向新时代新的发展阶段，“人工智能+” 赋能新质生产力是覆盖技术、要素、产业、场景、治理的系统性变革工程，需要统筹顶层战略设计与基层实践落地，构建多维度协同发力的实施体系，全方位破除发展制约，持续释放智能技术创新动能。

#### (一) 强化基础理论与核心技术攻关，构建自主可控智能技术体系

夯实人工智能底层技术基础，是依托人工智能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前提与关键。对此，需统筹推进基础理论深耕研究与关键核心技术集中攻关，稳步提升技术自主可控水平。要持续加大人工智能基础学科科研投入，构建政府引导、企业主体、社会参与的多元化资金保障体系，设立长期稳定的基础研究专项支持机制，推动数学、脑科学、计算机科学等前沿学科交叉融合，培育适配智能技术创新发展的跨学科科研人才队伍。聚焦产业发展关键短板，集中科研力量攻坚 AI 芯片、工业基础软件、底层算法框架等核心技术难题，加快多模态大模型迭代升级，突破文本、语音、图像多源数据融合的技术壁垒，搭建适配多场景应用的知识表征与自适应学习体系。依托国家级平台资源搭建人工智能开源共享载体，推动龙头企业与科研机构有序开放预训练模型、深度学习框架及配套开发工具，打造自主可控、普惠通用的开源技术生态，降低中小微企业智能化应用成本。同时健全科技成果转化体系，布局国家级中试熟化平台与一站式技术交易服务载体，完善技术评估、资本对接、法务咨询等配套服务，畅通创新链与产业链对接渠道，加速核心技术落地产业化。

#### (二) 完善关键要素保障体系，补齐数智资源供给结构性短板

数据、算力、人才、资本是支撑人工智能赋能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基础性资源，构建四要素协同联动的供给保障体系，是破解数智资源结构性短板、筑牢产业智能化升级根基的关键抓手。数据要素层面，需持续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完善数据产权界定、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及安全治理的制度框架，在严守数据安全与个人隐私底线的基础上，有序推动政务数据、产业数据合规开放共享。通过分行业搭建标准化数据资源池与专业知识图谱，统一数据交互接口，降低跨领域、跨主体的数据互通成本，系统培育优质中文训练数据资源，为大模型迭代优化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算力建设层面，依托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和“东数西算”工程，搭建云、边、端协同联动的一体化算力体系，推进异构算力调度、绿色智能算力等关键技术落地应用，统筹算力、存力、运力协同布局。通过算力券、普惠算力服务等举措降低中小企业用算门槛，依托市场化调度机制优化资源配置，有效化解算力供需错配、资源闲置和行业垄断等问题。所以既要追求算力及数据中心规模的扩张，也要着力破解算力分布不均的难题，确保算力资源能

够高效、均衡地服务于社会生产各领域[5]。人才培育层面，优化高校人工智能学科布局与课程体系，覆盖算法研发、数据治理、产业应用等核心领域，搭建产学研用一体化培育模式，依托产业实操项目批量培养兼具技术能力与行业素养的复合型人才，完善数字职业认证与分层评价机制，畅通人才成长发展通道。资本保障层面，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拓宽科创企业融资渠道，创新知识产权质押、科技信用贷款等特色金融服务，设立专项产业基金，引导社会资本投向基础研究与前沿硬科技领域，构建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的发展生态。

### (三) 分层推进产业创新升级，夯实新质生产力产业发展载体

产业体系迭代是智能技术落地转化、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载体，需通过培育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改造传统产业、促进跨业融合的分层路径，全方位推动产业体系提质升级。在新兴产业领域，聚焦 AI 芯片、数据服务、模型推理加速等核心赛道，培育人工智能原生产业集群。依托行业标准化组织推进应用标准体系建设，结合区域资源优势布局专业化人工智能产业园区，完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配套，推动园区内创新主体协同攻坚、联动发展。面向未来产业赛道，以人工智能为底层技术支撑，赋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6G 等前沿领域发展，依托大数据趋势研判精准配置创新资源，有效降低前沿产业研发投入与市场拓展风险。针对传统产业转型，实施分层分类的智能化改造策略，扶持产业链链主、龙头企业开展全流程智能升级，同时面向中小微企业推出轻量化、低成本、模块化的智能转型方案，培育一批深耕细分领域的人工智能专精特新企业与制造业单项冠军。此外，持续打破传统产业边界，依托工业互联网、数字孪生技术畅通跨行业数据流通渠道，推动制造、金融、文旅、医疗等领域跨界融合、业态创新；通过智能调度算法打通产业链上下游信息壁垒，实现需求、生产、库存的动态协同，稳步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自主可控能力与整体运行效率。

### (四) 多元拓展产业应用场景，依托场景创新释放技术赋能效能

应用场景是人工智能持续迭代优化、释放产业价值的核心依托，需通过深耕垂直行业、探索新型业态、推广标杆示范多元路径，全方位盘活场景资源，充分释放技术赋能实效。立足制造、医疗、教育、金融、科研等重点垂直领域，聚焦产业发展核心痛点，以市场化真实需求牵引大模型迭代优化与智能产品升级，构建标准化、适配性强的行业解决方案。建立场景验证、落地应用、规模复制的长效机制，推动人工智能深度融入企业生产经营核心环节，切实提升各行业智能化发展质效。主动布局 AI 智能体、数字孪生、元宇宙交互、群体智能等前沿新型场景，持续创新产业商业模式，推动产业服务从基础模型 API 服务，向定制化行业整体方案、效果导向的结果服务模式升级，有效破解基础模型赛道同质化竞争难题。依托人工智能创新先导区、融合应用示范园区开展试点建设，赋予地方更大改革创新自主权，打造一批代表性标杆应用场景。系统总结成熟实践经验，推动试点成果全国规模化普及。同时搭建场景资源市场化对接平台，畅通拥有场景资源的实体单位与掌握核心技术的科创企业合作渠道，高效盘活存量优质场景资源，形成技术迭代与场景创新双向赋能的良性循环。

### (五) 推进人工智能治理现代化，营造安全包容的制度发展环境

构建适配智能经济发展的现代化治理体系，是统筹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安全伦理的关键支撑，能够为“人工智能+”赋能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稳定规范的制度环境。现阶段需加快人工智能专项法治体系建设，清晰划分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及从业人员的主体权责，健全数据产权界定、算法责任追溯、知识产权保护、AI 致害追责等配套制度，明确智能技术研发与落地的合法边界，夯实行业规范化发展的法治基础。立足不同应用场景的风险差异，建立分级分类的精准监管模式，搭建覆盖技术研发、场景落地、迭代运营的全生命周期风险防控体系。完善可信人工智能评估认证标准与行业伦理准则，推行常态化算法伦理审查与备案机制，保障各类智能系统安全透明、合规可控运行。同步健全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制度，细化政务、商业、个人数据分级分类管理规范，大力推进隐私增强技术研发与规模化应用，搭建可

信数据流通空间，在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下有序探索数据跨境流动路径。坚守技术向善的发展原则，将公共利益贯穿人工智能研发、部署、运营全流程，建立算法偏见、数据泄露、技术滥用等风险的常态化预警机制。同步完善劳动者技能转型培训、就业帮扶与社会保障配套政策，有效对冲技术替代带来的就业结构失衡风险。

## 5. 结语

“人工智能+”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并非智能技术与传统生产体系的简单叠加，而是通过重塑生产力底层运行逻辑，从科技创新范式革新、生产要素智能重构、全产业链迭代升级、多元价值协同发展四大维度，对传统生产力模式开展全方位、深层次的系统性变革[6]。当前，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已具备规模化发展基础，整体迈入从局部示范试点向全领域深度落地的关键转型期。但产业发展仍存在诸多短板弱项，核心技术自主可控能力不足、数智要素供给结构失衡、产业场景开放机制不完善、现代化治理体系建设滞后等问题，持续制约智能技术赋能效能的充分释放。立足高质量发展时代要求与现代化建设长远目标，需坚持系统思维、统筹推进各项提质增效举措。通过攻坚核心底层技术、补齐关键要素短板、深化产业融合升级、扩容多元应用场景、完善数字治理体系，全面疏通智能技术产业化、生产力转化全过程的堵点难点。全方位激活人工智能的创新引领价值，归根结底，是以人工智能为支点，撬动生产力形态的根本性变革。唯有将技术内嵌于制度、产业与社会的协同进化之中，方能将智能势能转化为持续现代化的不竭动力，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探索中贡献独特的中国方案。

##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98.
- [2] 刘正妙，聂兴旺. 人工智能赋能新质生产力的运行机理、风险检视与治理路径[J]. 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6, 57(2): 20-28.
- [3] 纪志耿，张艳. 具身智能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逻辑、现存问题与实践进路[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6, 47(5): 139-149.
- [4] 叶美兰，刘备，朱卫未. 数据力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演进逻辑、理论机制与实现路径[J]. 江海学刊, 2025(1): 5-13.
- [5] 王娜，赵根漩. 大模型技术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J]. 经济纵横, 2025(1): 100-109.
- [6] 郭栋，尤帅，刘云. 数字化改革赋能新质生产力：理论内涵、动力机制、关键主体及提升路径[J]. 社会科学家, 2024(2): 45-51.